

亦舒新经典
YISHUXINJINGDIAN

在人生所有不如意事中，
能够知道生活不成问题，
不无小补。

一个人一生得到多少人的钟爱，
一早注定，
分毫不差。



真男人不哭泣

亦舒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亦舒新经典
YI SHU XIN JING DIAN

亦舒

著

真男人不哭泣

在人生所有不如意事中，
能够知道生活不成问题，
不无小补。

一个人一生得到多少人的钟爱，
一早注定，
分毫不差。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非经
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及
星马地区)发行、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男人不哭泣

亦舒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1

(亦舒新经典)

ISBN 7-5360-4878-5

I. 真...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0789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李 谓

特约编辑:吴振弟

封面设计:黄炜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875 1 插页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878-5/I·3831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亦舒

原名倪亦舒，生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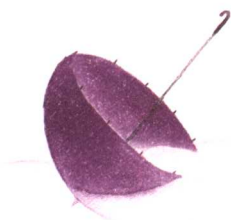
十五岁开始发表小说，十七岁开始替《明报》写稿，时为中学生。

曾任职记者、编辑、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官等。

惟一不曾中断的是写作。

早年留学英国，现居加拿大，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





介绍人 莫太太笑着说：“万亨，你来看看照片，看她多漂亮。”

周万亨为礼貌起见，接过照片，目光落在相中人上。

的确长得不错，大眼睛、高鼻梁，可是照片作不得准。

他把相片放回桌上。

莫太太细观万亨神色，“把林小姐请出来见个面可好？”

万亨不语，只是赔笑。

终于，他母亲替他作主，“就明日中午好了。”

莫太太松口气，顺手解开衬衫领子，手指移一移粗金链子，“最近颈酸。”

周太太揶揄说：“金子除下来，保你百病消散。”

两个乱笑一阵，莫太太告辞。

万亨摇摇头，取过外套，准备外出。

“记住，明日十二点。”

“明日我约了刘志伟踢足球。”

“你在说什么，”母亲生气，“刚才你明明已答应人。”

“我没说过，是你说的。”

“去看看，或许喜欢。”

“我根本不赞成盲婚。”

“你见过她，她见过你，这叫盲婚？”

万亨不作声。

“在街上胡乱看中一个，拉回家来，却叫明婚，可是这样？”

万亨看他母亲一眼。

周太太夸张地跌坐在椅子上，诉起苦来，“万新不听我话，娶洋妇，结果如何，你看得见。”

“万新是万新，我是我。”

“那马嘉烈一言不合，携子出走，万新到现在都寻不到他们母子二人，如今已经一年多，这种教训你还不心惊肉跳？”

“洋人也一个个不同。”

“你同金发女见面，以为我不知道？”

万亨吁出一口气，“救命，早知不陪你回乡。”

周太太把脸凑近小儿子的面孔，央求道：“见个面。”

万亨笑，“许久没与老朋友踢球，是死约，不见不散。”

周太太为之气结。

万亨溜出去，刘志伟已在门外等他，笑嘻嘻，“来，我们到市区观

光去。”

万亨却说：“我自市区来，情愿到海边走一走。”

刘志伟摸着头，“海边已无人作业。”

“我也听说海水污染。”

“是呀，已无鲍鱼生长。”

万亨怅惘，小时候在海边度过无数快乐时光，放了学，脱光衣服，跳进水里，闭气直往海底潜去，一起玩的小朋友统是潜泳好手，一路潜到岩石边挖鲍鱼，用网带上来，交给餐馆换钱。

他俩来到海边，看到黑色的海水呆滞不动。

万亨发呆。

“你三年没回塔门了吧，看，对岸填海，把这边海湾，逼成一个坳，水流不通，渐渐肮脏，有异味，现在大家都不再下水。”

从前这一片海水明明波光闪闪，尤其在夏季，滟滟浪花像是心花怒放地向孩子们招手。

“变了，”刘志伟说：“整条村的人都几乎走光，年轻人不耐烦耽在此地，都设法出外寻生计。”

万亨问：“你呢，你几时过来？”

“我要侍候太婆。”

万亨夸奖地，“真是难得。”

刘志伟笑笑，“同时留意有谁会看中我们这块地。”

万亨转过头来，“塔门，太远一点了吧。”

“嘿，听你这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论调，我爸说，再早廿年，到了

沙田已叫远走旅行，你看今天发展，”他拍打万亨的头，“你懂什么。”

万亨笑着答：“是，是，地产专家。”

“要不要来看太婆。”

他们走回村落，来到刘家，看到志伟的小妹明珠正喂太婆吃粥。

那百岁老人端坐藤椅之上，衣着十分干净，神智也相当清醒，看到万亨，有点高兴，笑着同明珠说了几句话。

明珠随即说：“太婆说你上次带来的糖好吃，还有没有。”

万亨连忙答：“有，我这就去拿。”

刘志伟说：“我跟你去。”

一到门口就问：“觉得小妹怎么样？”

万亨笑笑说：“你的小妹就是我的小妹。”

“小时一直以为你们是一对。”

万亨不语。

“这次回来是娶妻？”

万亨即时否认，“没有的事。”

“全村人都知道，你还在赖，对方姓林，自广州来，住港岛，愿意嫁到英国去。”

万亨十分冷淡。

他把一盒巧克力交给刘志伟，外加一件大衣送给明珠。

第二天，他一早离家外出，好让母亲找不到他。

天雨，与刘志伟在空地上踢泥球，真痛快。

他十五岁之前不大穿鞋，赤脚到处走惯了，到了今天，脱下束缚，

仍然觉得舒畅。

刘志伟揶揄他：“今日不是你相亲的好日子吗。”

万亨叹口气，“都想嫁到外国，以为有好日子过。”

狠狠一脚踢去，连球带泥飞得老远。

正来回奔驰，不知多畅快，忽然明珠气急败坏奔来。

她一边喊一边招手：“救命，救命！”

万亨喝道：“有话慢慢说。”

明珠往回跑，“不知什么地方来的疯狗入屋，快救太婆。”

两个年轻人连忙拔腿奔回屋子。

只见大厅内蹲着两只硕大的沙皮狗，瞪着藤椅上的老人，自喉头发出咆吼之声，样子狰狞。

万亨顺手抄起一张椅子做武器。

老人一动不动，不知吉凶。

“谁的狗？”

“新搬来的一家外国人。”

那狗看见有人逼近，警惕地站起来，蠢蠢欲动。

“环境不比从前，现在记得要关门。”

刘志伟急得想哭，“少爷，先救人后讲道理好不好？”

说时迟那时快，沙皮狗已经扑过来，万亨自幼与狗打架，看到它似一座小山似带着腥风扑过来，还是心惊，闪避不及，只得摔出椅子，木椅撞在狗身上，狗倒地下，翻一个身，向他攻击，狗爪立刻在他身上抓出血痕，万亨大声咒骂，正想拼命，狗主人到了。

她喝止了狗，眼睛都不抬，轻描淡写地用英语说：“原来你们在这里，没事吗？”

万亨自地上爬起来，心中更气，原来狗主是个中年华妇，神情冷淡，不同人说话，只管与狗招呼。

志伟指着她，“喂，你。”

万亨踏前一步，“你们闯入别人家居来了。”

那女子显然不是佣妇，抬起头，仍然十分冷淡，“记得关上门、有事找约翰家好了。”

施施然转身离去。

万亨与志伟还想有所理论，明珠把他俩按住。

志伟连忙去看太婆。

老人无恙，也不惊，原来钝着了。

大家松出一口气，又同万亨说：“你需去看西医。”

只见万亨一身是泥，手臂上又是血丝，整个人似劫后余生，连明珠都笑出来。

万亨气结，“今日倒楣。”

回到家，一踏进门槛，就知道霉运刚来。

母亲背他而坐，正在招呼人客，他想退出，已经太迟。

周太太站起来惊呼，“你是谁？”

真好笑，万亨只得站定，“妈，是我。”

人客正是莫太太，“万亨，你怎么搞成这个模样？”

万亨无地自容。

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

他朝那个方向看去。

呵，这是谁。

厅堂里角比较阴暗，万亨看到一张雪白的面孔，大眼睛，高鼻梁，这正是照片中人，人比相片要好看十倍。

周太太气急败坏责备他：“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人家林小姐等了你好几个小时。”

莫太太却说：“万亨，你还不快去换衣服。”

一言提醒了万亨。

那少女始终不言不笑，一动不动。

她衣着朴素，惹人好感。

他决定到天井去冲干净泥巴。

把一桶水往身上淋的时候好似觉得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还在身后看着他，他猛然回头望，当然没有人。

等他换好衣服出来，客人已经走了。

他母亲狠狠骂他。

“自幼你们两兄弟只会叫我生气，一句话不听，好，别想叫我替你们带孩子，”一提到孙儿，想起失踪的大媳妇，更加心痛，“家豪今年该两岁了，竟流落在外。”百般不如意均涌上心头，落下泪来。

万亨坐在那里不出声。

半晌，他轻轻问：“她叫什么名字？”

周太太没精打采地答：“林秀枝。”

“是广东人？”

周太太愁容稍减，搭腔说：“出来已有一两年。”

“有多大？”

“与你同年廿一岁。”

“读过书吗？”

“还关你什么事，人家已经知难而退。”

万亨讪讪地，“怎么会答应盲婚？”

周太太更加生气，“谁答应今夜过门嫁你？你这种不孝儿活该去娶洋妇。”

万亨不知怎地只是赔笑。

门外有一把声音笑说：“别生气，还来得及，还有机会。”

莫太太回转来了。

万亨忽然觉得她是个热心的好人，连忙起身让座。

莫太太看他一眼，心里有数。

“人家是越秀中学高材生，愿意到英国开始新生活，”转头同周太太说：“你在一间小店里起早落夜捱足廿多年，娶了好媳妇，工夫可交给她，自己享清福，多好。”

周太太十分心动。

“有空到公园做运动，喝早茶，你不想？”

半晌周太太说：“不知人家可愿意做那样困身的工夫。”

“咦，将来家当都是他们的，为何不愿意？”

“能吃苦吗？”

“她是名孤儿，自幼在兄嫂底下讨生活。”

“身家是清白的吧。”

“看一张面孔也看得出来。”

周太太承认，“是，的确端庄秀丽。”

“那么，明天再见一次面吧。”

“她愿意？”周太太大喜过望。

“她有诚意。”

周太太十分欢喜，可是面色继而一沉，看着万亨，“你说呢。”

万亨搔搔头皮，“好，我出来。”

莫太太吁出一口气，“有缘千里来相会。”

静下来，万亨看着双手。

自小干粗活，即使是男人，也看得出来，指节粗壮，皮肤粗糙黝黑，在唐人餐馆工作的他少不免时时遭到烫伤，无暇护理，手背斑驳都是疤痕。

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双斯文人的手。

他时与留学生踢球，那些大学生的手白皙一如女生，他不觉得羡慕直到今天。

因为明天要出去相亲。

他叹口气。

早知把书读好，不致于终身干粗活。

母亲送走人客，进来看见他在发呆，问道：“在想什么？”

“人家知道我家的事？”

“莫太太与她说过。”

这倒好，毋需亲口尴尬地自报身世。

“她有什么条件？”

“婚后生活一切由我们负责。”

“不用聘礼？”

“所以我很欣赏她。”

“有没有同她说过，利物浦唐人街生活清苦寂寞。”

周太太诧异，“很快会有孩子，届时忙得透不过气来，不愁寂寞。”

万亨想一想，“明日再说吧。”

“记得穿西装。”

第二天他们母子特地往市区去与林小姐见面。

那一年，满街流行鸡窝头，喇叭裤，林秀枝头发却贴耳朵剪齐，十分整洁。

她比他们先到，见了周太太连忙站起招呼斟茶。

万亨从没见过那样清丽的面孔，忍不住看了又看。

她静静坐着，专注听周太太讲话。

“——在此间注册结婚，申请你过去比较容易，快要改例了，从前一结婚即可入籍，听说将来只发一个临时居留证，每半年更新一次，看你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年半之后才批准永久居留……”

她仍然一声不响。

万亨本人也不大喜欢说话，觉得非常合意。

本来坚决反对的他此刻也不认为相亲是个坏主意。

“还有个月时间，你们年轻人且看看相处得怎么样。”

莫太太朝他们使一个眼色，“且别忙回家，到处逛逛。”

万亨说：“那么，看一场电影吧。”

秀枝没有反对。

站到他身边，他才发觉她身段高挑。

他买了票子与她进场看戏，她仍然一声不响。

可是她坐在他身边，那感觉很好。

与乔哀斯或曼蒂依偎在肩上的情况完全不同。

母亲希望他们早婚，帮家里干活，安安定定过日子，不要喝酒，莫开快车，切勿与洋女鬼混。

读不上书倒是无所谓，家里有现成房子可以住上一辈子，炸鱼薯条生意一向客如云来。

电影是闹剧，前后左右的观众笑得翻倒，戏必定拍得不错，可是万亨没有专心看住银幕。

秀枝纹丝不动。

散场后他们一直往海边走过去，肩并肩。

秀枝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他问：“你想知道利物浦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吗？”

她不置可否。

万亨自问自答：“它是一个没落港口，市容有点萧条。”

她相当留神。

“我父母很善良，你会喜欢他们。”

秀枝忽然笑了。

万亨搔着头皮，“你对嫁人这事儿已完全准备好了吗？”

她转过头来。

第一次看到他，他满身血污烂泥，五官分不清，今日见他，穿戴整齐了，只见他粗眉大眼，样子倒不差，只是浑身一股土气。

大概很少走出唐人街。

被她猜对了。

周万亨并没有发觉她在打量他，自顾自说：“你可知道我家背景？”

这时，秀枝看了看手表，表示时间已经不早。

万亨猜想她想返家。

“我送你。”

他伸手截了一辆计程车，在车上，她仍然不说话，给他一张小小字条，他一看，上面写着姓名电话地址，便吩咐司机驶往该址。

然后，周万亨把字条紧紧收好。

他送她到楼上门口。

那条街道颇为肮脏，两边有小贩摊档，房子旧且暗，万亨反而放心，这样，她到了利物浦才不会失望。生活水准提高，容易适应新环境。

到了门口，她示意他回头，他颌首。

有奇怪气味的电梯隆隆降到楼下，周万亨愉快地回家。

第二天，母子俩笑嘻嘻地互相看着对方。

万亨忽然担心起来，“整天没听过她说话，不会是哑巴吧。”

周太太瞪他一眼，“声音不知多清脆。”

“那，为什么不开口？”

“你不同她说，她一个人怎么乱讲？”

“她知道我们家做什么生意？”

“炸鱼薯条。”

“有无同她说父亲是——”

“那是你爸的兴趣嗜好。可做可不做，提来作甚。”

周父在一间华人俱乐部负责设计字花谜面，自幼，万亨看他用毛笔字在红纸上写下“关公月下遇貂蝉”，“刘皇叔跃马过檀溪”，是什么意思，答案又是什么，万亨从来不知道。

历来有无人猜得中？奖金多少？都是一个谜，比字句还要神秘。

一日父亲写罢“三春既尽群芳逝”，还拎起字条欣赏一番，嗟叹数声。

亲友都知道他是字花档的师爷，地位不低。

他不到小店做买卖，身上没有油腻味。

这时，周太太说：“我把照片簿给她看过，她喜欢我们住的房子，说同电影里的小洋房一样，”停一停，“趁假期，接她出来走走。”

“她的底细，我们都清楚吗？”

“她是莫太太表姐的外甥女。”

“你同爸也是这样相亲结的婚？”

说到本身的经验，周太太整个人活起来，“你说有什么不好，二十